

纪实文学

受害的 女性



陕西人民出版社

特约编辑 杨 威
封面设计 康怀宇

受 害 的 女 性

宗 正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二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38印张 23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7—224—00829—x/I·185

定 价：4.00元

目 录

天堂悲剧 少妇血染鸳鸯枕
人间传奇 处女魂惊蝴蝶梦..... (1)

金屋破 情小妹命丧黄泉
玉楼毁 黄花女身殒他乡..... (49)

绝代佳人 血泪遗书叩警钟
窈窕淑女 情窦初开罹灾难..... (79)

痴情女 阴差阳错枉痴情
负心人 朝秦暮楚再负心..... (111)

诱奸少女 甜言蜜语藏毒液
拐骗良妇 奇花异卉设陷阱..... (135)

寻花问柳 英语角骗子施诡计
欺红辱绿 辅导室倩女碎芳心..... (165)

卑鄙龌龊 情场恶狼纵淫心
猥劣秽褻 衣冠禽兽辱少女..... (207)

丧尽天良 厄运写就无字状
残无人道 痛苦铸成血泪碑……………(241)

恨绵绵 青蛾泪洒断魂桥
悲切切 粉黛命归阴曹府……………(281)

女犯堪同情 占有狂作法自毙
受害应记取 阶下囚悔地恨天……………(321)

天网恢恢 除暴安良三尺剑
国法赫赫 扶正匡邪六钧弓……………(347)

编后记……………(389)

天堂悲剧 少妇血染鸳鸯枕 人间传奇 处女魂惊蝴蝶梦

启示录：

玫瑰花要跟毛毛虫结婚，它把毛毛虫当作了天上的蝴蝶，而蝴蝶采够了花粉，又变成了毛毛虫。

- 情场上的恶狼
- 她险些死于非命
- 真假结婚证两张护身符
- 夜半魔掌
- 兽性的追逐
- 女人的名字是弱者
- 一个弱女子的血泪控诉

情场上的恶狼

(一)

3年前——1985年的8月，她，风华正茂的黎英姑娘（因故隐去真名），接到了河南师大物理进修班的录取通知书。这对她实现夙愿——报考研究生，是关键的一步阶梯。因而，心情的激动与兴奋，是可想而知了。她庆幸自己前进道路的平坦与顺利。虽是开封师院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分来淮滨高中任教后，课教得很好，连连受到领导的表扬，并赢得学生尊敬。3年来，她边教边学，长进很大。特别是大学理科外语，已补习完毕。师大进修两年后，再报考研究生，想必是胜利在握了。

这天，当她哼着轻松的歌曲，兴致盎然地打点着行装，准备不日起程时，突然闯进一个人来，连声不迭地说：“祝贺你，祝贺你呀！未来的研究生同志！”

来人是本校语文教师张浩。他是1984年从信阳师院毕业的，和黎英仅仅同事一年。

“祝贺什么呀！你不是很快也要去进修吗？”她热情地给他让座倒茶。

是的，张浩正在千方百计地拱门子，拉关系，为搞到报考河师大历史进修班的准考证，而费尽了心机。但，由于他学的是中文，专业不对口，未被县里批准。所以，他很懊丧。

“别提了，被别人挤掉了。”稍停，又来了兴致，激昂慷慨地说，“其实，对河师大我并不感兴趣。我的目标是，报考人大胡华教授为导师的博士研究生。明年，我一定要进北京！”

“那太好了！预祝你成功！”黎英整理着物品，漫不经心地说。

“正因如此，对你有个请求，不知你能否赏脸？”张浩试探地说。

“看你说的哪儿的话！什么赏脸不赏脸的，只要我能办到的，定尽力帮忙。”

张浩笑笑说：“那太感谢了。刚才已说过，我准备明年考研究生，这一年的准备，我是要拼命了。不过这里资料缺乏，请你到师大后帮找点参考资料！”

“在这相处的一年里，你给了我很多帮助，帮你找资料，正好给了我个感谢你的机会。我一定想方设法给你搞到较多的资料。”

“我当永生不忘！”

对张浩的话，黎英似觉有点不顺耳，但也未认真理会，只顾忙着整理东西了。

张浩坐在那里，两眼不眨地死死盯着黎英的脸。幸亏黎英未及看他，要不，她早就脸红了。一阵沉默之后，张浩将一封信放在了黎英面前。“我乞求你答应我……”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黎英毫不介意地接过信，看了之后，顿时紧张得不知所措起来。“我……我……我可从来没考虑过这事。”说话竟有些结巴了。

这是封求爱信。信并不长，仅仅是从别处抄来的两首爱情诗。

“我太爱你了！我……”

“不！我对你可从来未考虑过！”

对她来说，这件事确实来得有点突然。一年的相处中，她只是从表面感到他待人热情，肯帮忙。不是吗？当她正在补习理科英语时，他送来了全套理科英语磁带和录音机，每晚来她住室放听。对此，她多次道谢。同时，她感到，他本是学文科的，却也来钻研理科英语，而且学习的劲头真可谓大。所有这些，就是她对他的全部了解和认识，仅仅如此而已。至于爱，她的确是陌生的，因为从未考虑过。不仅他未在她心中占据位置，别的小伙子，也未闯进她心中来过。她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工作和学习上了。所以，她既不能接受他的爱，也难以找出得体的话语来回答这个问题。她窘迫地站在那里。

他看到她那惶恐不安的样子，一时难以得到满意的答复，只得退出。不过，他不相信这就是结果。在他的信念里，黎英一定属于他。因为他有个信条：凡是我想得到的，一定属于我。

(二)

当她端端正正地坐在河师大课桌前时，惴惴不安的心情，才稍稍有所平息。心里默念着：谢天谢地，总算离开了淮滨高中，要不，真难摆脱那件麻烦的事啊！

可是，麻烦的事偏偏不放过她。虽避开了张浩本人，他的信件却是三天两头地飞至。每封信的开头，虽是冠冕堂皇

的说几句请帮找资料的话，却有十分突出的主题：求爱。他用尽人间最美好的言词，来赞扬（实是吹捧）黎英的外貌与内心的美。诸如：“你是具有独立的人格，非凡的志向，从未见过的有气质的女性。”“你是绝世女神！我心中的上帝！”“和你结成伉俪，将是人间最幸福的人。”同时，还竭力表白他对她爱得赤诚，爱得强烈，没有她，他将难以活在此世，等等，等等。

黎英的答复，每每是：“对于你，我还没考虑过！我们除了同志关系，一切等于零。”同时，她实践她的诺言，想方设法给他找考研研究生的参考资料。而且，每次都是费了很大心血，一字一句地抄下来，寄给他的。

在她看来，爱情是两颗心的合弦，决不是独鸣曲；任何勉强和凑合，都与爱情格格不入。所以，张浩的信，怎么也打不动她，只能使她感到厌恶和烦恼。但，她又想，和张浩虽认识尚短，无爱情可言，而双方的父亲却是多年的老同事，一个单位工作，面对面办公。和他成不了情人，也不能搞成仇人。若为此事反目，怎对得起父亲呢？正是从这善良的愿望出发，除了未答应张浩的求爱外，一切来往如常。也正因如此，不能摆脱张浩的纠缠。

张浩却认为，黎英虽未答应他，那只是时间问题，早晚得和他结婚。不是吗？在他未正式向她求爱之前，他就曾散布过：“我和黎英已订婚了。”更有甚者，当他听到有人要给黎英介绍对象时，他会立即找到介绍人和男方，大言不惭地说：“我和黎英已订婚了。”不过，这些都是背着黎英的活动，黎英是一概不知的。

张浩为达其目的，煞费苦心，自有其打算和安排。他加

快了追求的步伐。

1986年2月24日，在郑州照护其父治病的张浩，以索要资料为由，拍电报请黎英来郑。黎英带着参考资料于次日到郑。张浩见到她，喜不自禁，再三感谢：“若没有这些参考资料，我明天就难以参加研究生考试了。”并说：“我今晚要连夜赶回信阳，旅社的房子已付过钱了，你今晚就住这里吧！”对这偏僻的杜岭旅社，黎英并不愿留宿，本打算连夜赶回学校。可是，无奈天色已晚，回校太不方便，又加之张浩即刻就走，且有房子，便答应住下。

张浩于晚8点多去了火车站，可是到了深夜12点半，又来敲黎英的房门，诡称没买着车票，只好转来。

黎英警觉地感到，张浩口口声声要于明天参加研究生考试，却去而又归，是何用意？她当然不能给他开门。而门外的张浩，死乞白赖，求她开门。黎英看清了他不可告人的企图，于是，对他严厉斥责，使他不得不另住它房。

这件事，在天真幼稚，涉世甚浅的黎英的心中，打了个大问号，对张的认识，也加深了一层。因此，在第二天早晨，义正词严地向张指出：“你昨晚的企图，是逼我就范，造成既成事实。可惜你看错了人！我郑重宣布：今后若再无理纠缠，将和你断绝同志关系！”

黎英下了最后通牒，张浩自感不妙。但，他仍坚信：凡是我想得到的，一定属于我。

7月14日，学校刚刚放假，张浩即来到学校。见到黎英，居心叵测地说：“看相先生给我打了个卦，说我今年阴历十月初五有人命案。”接着又逼黎英表态，答应和他订婚。无奈，黎英断然明言相告：此事根本不可能！并把他3

月份相见时偷放到她提兜里的一块电子玩具表，和6月份他寄到学校的一套夏衣，当面退还于他。张浩盛怒之下，摔毁了电子表，撕烂了衣服并付之一炬。接着，捶胸顿足，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进而又用拳头砸破了鼻子，血污满面。这下，黎英有点害怕了。她曾听说，如若鼻孔出血不止，会死亡的。如果他在这里丧了命，跳进黄河洗不清，岂不连累于她？于是，她好言好语劝解，希望他想开点。谁知，越劝他越哭得痛，越说越捶打得厉害，如疯似癫，而且口口声声说：“我不活了！没有你，我是活不下去的呀！”

黎英为把眼前的事态平息，最后答应和他同回淮滨。因为她本来打算留校学习的，这不能不是个让步。这对张浩来说，不能不是个胜利，因为她能回信阳，就给了他争取事成的机会。所以，黎英一回到淮滨，张浩几乎是天天找到家门，软缠硬磨，逼她和他订婚，搅得黎英及全家不得安宁。

7月28日，黎英不得不郑重向他声明：“彻底断绝同志关系，从此不再有任何来往！”

张浩听后恼羞成怒，恶狠狠地说：“你敢不和我订婚，我就把你写成传单，印四五百份发到全县！非把你搞得身败名裂，疯疯癫癫，在精神上置于死地不可！”

黎英未被他的威胁吓倒。只要行的正，立的直，他岂能奈何？！

事已至此，张浩仍不死心，使出了最后的本领，

8月5日，天蒙蒙亮，张浩敲黎英家的门，说有要事相告，把黎英叫出家门。他煞有介事地说：“昨晚听人说，你怀孕了，有人亲眼看见你到县医院找王医生检查。”

这话象一颗无形的子弹，一下子把黎英击昏了过去。她

痛恨造谣者。她象一头怒狮，拉着张浩要去找造谣者对质。他哪里肯去？！又追问他听谁所说，他闭口不答。她气得哭了。这时，他却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说：“我对你的爱情是至死不渝的，所以，即使你怀孕了，我也不计较；只要你答应同我订婚，一切只当没有发生一样。”她一气之下，唾了他一脸唾沫。

8月8日，张又来到黎英家，一进屋，双膝跪在黎英母亲面前，苦苦哀求道：“伯母啊伯母，让黎英和我订婚吧！我保证永远忠于她，海枯石烂不变心！我尽全力保护她，宁愿以死来换得她的幸福！”进而又说：“我们已同居了，已成了事实上的夫妻。求求您，允婚吧！”此举受到黎英母的斥责。他又转脸跪到黎英面前：“黎英啊黎英，答应我吧！不然，我就活不成了。”黎英怒斥道：“你给我滚开！”黎英及其全家，一齐把他轰了出去。

至此，张浩绝望了。他的一切手段和花招都使光了，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咬牙切齿地骂道：“好你个不识抬举的黎英，走着瞧吧！你不让我好受，我让你更难受！”

(三)

贞洁，是一个姑娘最珍贵的东西，和生命一样重要。

张浩为把黎英“在精神上置于死地”，正是在她的贞洁问题上大肆倾倒污水，粉名毁誉，极尽造谣诽谤，诬蔑陷害之能事。

一夜之间，张浩换了副面孔。把费尽心机追求了两年，尊为心中的上帝，爱为圣洁的女神，世界上最高尚、最纯洁、令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爱得发狂的黎英，看成了仇人，

唇舌一摇，把黎英说成了放荡不羁，不知羞耻的最下流女子。不知是张浩当初眼睛瞎了，没看清黎英的本质呢，还是黎英变得快，转眼之间，由女神变成了流氓？！

请听张浩逢人便说，见人即讲的话吧：

“黎英和我多次同居，怀孕了！”

“黎英在河师大搞性解放，怀孕了！”

“黎英在河师大和老师厮混，怀孕了！”

“黎英在开封多次被人强奸，强奸犯是郑州人，门牌号码我都知道！”

“黎英8月8日人工流产了！千真万确，我敢对我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黎英8月8日在淮滨县医院打胎了！”

等等，等等。

张浩认为，光口头散布还不够，又将上面说的内容，添枝加叶，形容夸张，写成《奇文共欣赏》的文字，刻印成传单，散发到淮滨县各地。又将这些内容写成明信片，寄往河师大，极力扩大影响。

张浩伪造淮滨县教育局的介绍信，化名“辛彬”，窜到到郑州中华旅社，冒充外调人员，把早预谋的所谓“张浩和黎英夫妻包间”，搞了个旅社证明，并索取了登记片，偷走了出入证，一并影印，作为诬陷黎英与之同居的铁证。张浩将此影印件作为“王牌”，附于诬告信之后，寄到河师大各级领导和各级学生组织，计有30多封。并到处展览、出示。

这里，对于“夫妻包间”的真伪，不得不加以澄清。1986年4月30日，黎英来郑州姨姐家过生日。出于礼貌，到省中医院看望在此治病的张浩之父，恰逢张浩也在此护理其

父。相见后，并未多谈，她就回姨姐家了。这天她在姨姐家居住，他们全家人都可作证的。而张浩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用伪造的介绍信，跑到中华旅社，搞了个所谓“张浩与黎英夫妻包间”。张浩真可谓深谋远虑了。张浩之狡诈，由此可见。

经过一段唇舌之苦，笔墨之辛后，张浩看到黎英的神经还正常，未疯癫，而且，仍在河师大进修。张浩又下了决心：一不做，二不休，非把黎英搞得无安身之地不可。于是，他于1986年9月前后，连续四次窜到河师大，找校系领导诬告黎英；找黎英寻衅闹事，曾先后五次闯入其宿舍，追查所谓第三者。一时间，搅得班、系不得安宁。师大为了学习秩序的安稳，不得不动员黎英暂停进修，回县搞清问题。

黎英停学回县了。在张浩看来，称得上是他的一大胜利。在他变本加厉诽谤诬陷黎英的同时，黎英走在哪里，他跟到哪里，当众对她恶语中伤。或者跟踪盯梢，威胁恫吓。搞得黎英没法见人，不敢出门。

在这没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境遇下，黎英只得求救于法律了。1986年11月11日，她向淮滨县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

(四)

淮滨县法院受理了黎英的起诉。然而，官司打得并不顺利。这是由于张浩家的关系网在起作用。

法院把黎英的起诉状交由民事庭庭长审理。这位民事庭庭长及审判委员会，接案后，进行了调查，并于1987年3月9日开庭，4月20日法院作出决定，责令张浩写悔过书。并

对黎英说：“经过调查，张浩拿不出你有问题的证据。法庭调查也认定，张浩讲的是假的。”黎英对这个处理决定不满，坚决要求以诽谤罪判处张浩。

可是，事过十天之后，张浩不仅没写悔过书，反而提出让黎英作处女膜检查。张浩的这个无理要求，马上被法庭接受，很快通知黎英：作好检查准备，张浩陪同，费用两人分担。

进行贞洁检查，本是黎英多次向法院提出的要求，而法院全部回绝，一再申明没有必要。这次张浩一提出，即被法院接受，岂非咄咄怪事？！黎英不服，并申诉了理由。

到了6月，这位庭长通知黎英，如不接受处女膜检查，就撤诉。黎英不撤诉，只得同意检查。但，提出由省医院或者高院法医检查。法庭不同意。

7月12日，在县妇联一位代表和法院一位同志陪同下，这位庭长把黎英带到了新蔡县医院，进行了检查。检查处女膜本属外诊，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医生却动用了扩阴器和探针，进行了内诊。结果当场出血不止，给黎英造成了人身摧残。

1987年8月1日，这位庭长用新蔡医院的这份“人工流产过”的证明为依据，驳回了黎英的起诉。

黎英的冤屈得不到洗雪，罪犯张浩受不到应有的制裁，且更加嚣张。法院驳回起诉，外界的舆论压力随来随大，在不明真相的人眼里，她是个有作风问题的人。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她已无法在淮滨生活下去，只得流浪在外。

黎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郑州，向省政府鸣冤，到省妇联呼救，去《河南日报》诉屈。省府信访处、省妇联

和省报社，对此案十分重视，联合组织了调查组，赴信阳、淮滨进行了调查。《河南日报》发表了黎英的呼救书，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同时，信阳地委和淮滨县委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将此案彻底查清，依法办事。在地、县委的直接关怀下，此案的审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淮滨县公安局于1988年2月依法逮捕了罪犯张浩。我们相信，不久将会有个公正的结案。

春风吹拂，阳光照暖，几乎被恶言谤语杀死的黎英，如今精神得到复苏。她深深感到党的温暖，政府的关怀，姐妹们的亲切。在她平复了创伤的心灵上，树起了一座巍然屹立的信念之碑：正义，必将得到伸张；邪恶，终会受到制裁！

她险些死于非命

一个才二十几岁的姑娘从绍兴市的一幢四层楼上坠落下来，幸有下面几层撑出在外的障碍物所阻未危及生命，在众人帮助下被送进第一医院外科抢救。不一会，救护车又飞速地把一个服大量安眠药自杀的老妇人送进急救间。一个花白头发、衣着讲究的男医生哭丧着脸快步往返于这两个病房之间……

去年，年方20岁的山区姑娘小C因跌伤而住进医院，耳濡目染，对城市的一切感到非常新鲜，尤其看到青年男女的时髦装束、潇洒风度，不觉自叹“命苦”、“福薄”，对城市生活异常向往，扬言只要能帮助她把户口迁上，她将在所不惜……不料这种随便闲谈的话传到了该院主治医师A耳中，他对这位身材匀称，体态丰满，既有城里姑娘的秀气，又有山里少女的粗犷的病员竟着了迷。轮着他查病房，总要千方百计对她表示“关怀”，不住地挨近这个涉世未深的姑娘问长问短，言谈中不时神乎其神地炫耀着“开放”的城市生活方式，还翘起小手指亮出那只白金戒指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更以自己是个“名医”可以帮助她迁上户口来诱惑她上钩。

一个多月后，姑娘要出院了，面对一大笔医药费一筹莫展，A就慷慨解囊，使她感激涕零，后就在他关怀下住在城市亲戚家里，以便及时继续就医。从此A就带上吃食、衣物